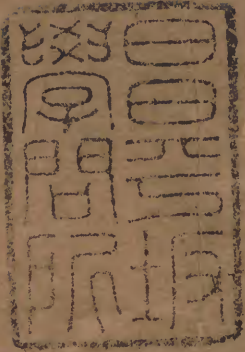


五子近思錄發明



漢書門
九四〇三
函架號類
冊架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〇三
函架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3
冊數 8 (5)
函號 298 198

六七



五子近思錄發明卷之六

淺草文庫



新安施 璜虹玉甫纂註

汪廷佐巖瞻甫

同里

邵兆元佶瑄甫

閱正

家道

平巖葉氏曰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愚按致知存養克治皆所以脩身也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身脩則家可教矣故此錄論力行克治之後即繼之以家道但家道不離日用工夫只是平常大學齊家一章提出孝弟慈三字那一家不日用的孝弟慈那一人不日用的孝弟慈至於平天下之老老長長恤孤也只是這箇孝弟慈高彙旃先生曰此孝弟慈三字

五子近思錄發明

卷之六

一

豈非性之所固有終日用之而不窮終身用之而不盡此性何人不見何以君子必言教成必言足法但恐一邊用之而不全顛倒用之而失當誠不可無學問思辨之藉也又曰齊家一事雖無望為名德聞望之門但數椽茅舍相對家人亦有父子亦有兄弟亦有妻孥比屋比閭誰不各有其家寧不發一願言欲其家中內外敦睦少長肅雍粗粗成一詩禮之風不汨染於器陵惡薄之俗仔細看來亦不容易則自脩身以上之工夫密一著便有密一著之見效鬆一步便有鬆一步之見效其何以使清夜無眠之夢上質祖宗下示子孫而無憾也哉然則欲質祖宗示子孫而無憾則學問思辨之藉誠不可無此卷論齊家皆切實要領工夫學者要講教成足法之道當盡心於此焉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學文非為已之學也

家道將興必得賢子孫以盡弟子之職方成詩禮之家為子為弟之事便是為聖為賢之事故弟子之職不在學文而在孝弟謹信愛眾親仁須著力行之以盡其職力有餘然後學詩書六藝之文此為已之學也若弟子之職未盡而急於學文則非為已之學况所學者又是科舉之文乎故朱子特地輯一部小學示學者總是科舉之文乎故朱子特先德行而後文藝之意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此曾子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可者僅可之

辭孝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
分細心體察程子之意方知孟子可也二字誠是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
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
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
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
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此言幹母之蠱務要委曲巽順以幹之也蓋子幹
母蠱易流於專斷而失於順承剛多有所拂戾柔
必有所不堪不可固執之以為正必須屈已下意
巽順將承方能使之身得其正而事得於理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

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
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此言幹父之蠱不可過剛亦當以承順為主也蓋
承順事親之本也九三過剛不中未免有拂戾之
嫌然巽體得正巽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
不中有過而不過之意雖小有悔而无大咎也然
善事親者柔聲下氣愉色婉容毫無拂戾之意今
過剛而有小悔則於事親之道未得為盡善者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齊家之道在篤恩義然必以正倫理為本尊卑上
下名分所以定也既正其名分又篤以恩誼則上
下之情方浹洽故家之六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夫和妻柔如是則父子兄弟夫婦皆正也
而家道正反是為逆順則興逆則替必然之理也
故正家之道在正倫理則足以震懾乎眾志而禮

法不至於瀆亂又篤恩義則足以固結乎人心而情義不至於乖離此家道所以能長久而足法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此言齊家以剛為善即嚴君之謂也一家之人必有威嚴之君至以正其內外然後禮法行而人不敢越不但父能正身率物為嚴君即母能正身內助亦為嚴君蓋以剛立之人方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若太柔弱則必姑息縱弛而以情勝禮恩奪義矣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此言治家威嚴當先嚴其身也凡身之所行若視聽言動皆在禮法之中身之所接若人倫庶物皆在道義之內如是則身無不正儼然人望而畏之矣故治家以正倫理為先未有不本之於身者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娣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此言夫婦常正之道當以幽貞為貴也能守其幽貞則相敬如賓可以久處若娣狎則玩侮不敬而乖離從此生矣安能常久乎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豈可忽而不擇但擇婦難於擇婿耳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

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故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更要緊者必擇孝弟之家世世有行仁義者則婦之性行亦大畧可知矣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

若具慶者可矣

具慶謂父母俱存

汪星溪曰生日悲痛此天理人情之實也伊川之戒欲人存天理耳人當耆老不蒙具慶此日銜恤罔極自是悲痛莫禁禮當齋戒設奠於寢或陳祭於祠侵晨仰戴高天厚地禮叩萬靈靜攝以居淡然一切若鄰族應酬命子弟宴款之知交欲臨則佈誠豫謝之兒婦有壺觴之奉則於前一夕飲啜或次日聽申家人婦子之情不矯名亦不忤俗是為善得伊川禮意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

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

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

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

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

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

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

此言人能盡孝弟之道便可以盡性至命也誠思性命孝弟如何是一統底事人自孩提來便知愛親有此真愛便名之曰孝稍長便知敬兄有此真敬便名之曰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即性命也自天所賦而言謂之命自人所受而言謂之性

其實一也故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底様子且天命之性卽理也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卽其未而本已存卽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原無二致故伊川又曰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不知性不知命卽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

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

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此言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著不得一毫意見忝不得一毫人爲纒著一毫意見人爲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至公何消著意安排即視兄弟之子猶已子亦是天性以其同出於父者也何得有間蓋聖人所爲至公無私純乎天理流行有何嫌之可避凡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聖人內無不足故不

爲避嫌之事也但聖人應事接物皆在禮法中行耳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此言孀婦宜守節再醮則失節矣若再醮之婦取以配身即是已之失節自愛者宜所不爲或以寡婦不安其室以貧窮餓死爲辭不知人生皆有死守節而至餓死事極小若怕餓死而失節則無人道矣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乎故門內婦有不安其室以去者不許復返如女子適人更二夫者絕之會典再醮之婦所生子雖貴母不得受封皆以失節事極大之故也

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此言病卧於床當託良醫方能識病用藥可以痊愈若庸俗之醫不知經絡臟腑不識病症必至誤用藥而傷人故親病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祖病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事父母者豈可不留心於醫乎知醫則不為庸醫所誤矣

程子葬父使庸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此言會葬之禮不宜飲酒也世俗喪家設酒宴客而客亦恬不為怪是未知程子陷人於惡之戒也若如程子之言即凡親賓弔奠會葬者但當蔬食此在喪家與親友各宜以禮自處以禮處人不然

則程子所謂陷人於惡矣或以其祭奠之物頒於其家可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之子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此因用乳母而慮及害乳母之子真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之心也貧家多自乳富則用二子乳食三子為善即有所費亦不可吝惜也

先公大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

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

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

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

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

怒必為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日子之所

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

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

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

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

側嘗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

也禮不絮羹爲其詳於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在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此記齊家父母之懿範也程大中先生以陽剛中正而主乎外正身率物爲嚴父侯夫人以柔順中

正而主乎內正身內助爲嚴母此之謂家人有嚴君焉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家道正矣有此模範所以教出明道伊川兩夫子以續孔孟之正傳也凡有家者皆當以大中先生侯夫人爲法焉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此言事父母奉祭祀皆當親爲之若事父母使人代爲則飲食起居必不能曲意承歡一一合宜非孝也奉祭祀而使人代爲則儀文雖具而誠心未盡必不能感通神明非敬也故必親爲而孝敬之心始盡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畧無害理姑必順之

事親以順爲主非其不得已者固不

可輕爲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

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
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
則亦不安矣

此所謂養志以悅其親也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
之悅矣猶有不悅者爲其頑嚚不近人情也若中
人之愛惡不害理必宜委曲順之故極力招致極
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務以悅親爲事但家之有
無父母豈不知之若使父母見其勉強勞苦則必
不安故養志者雖勉強勞苦必多方委曲不使父
母知以悅親心之
安親心安則悅矣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
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

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此言兄弟宜各盡其道不要學其不好處也朱子
曰如兄能愛其弟弟卻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
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
兄兄卻不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
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故式相好無相猶之詩橫渠
甚喜其言之有味而釋之也張楊園曰世人嘗言
一人不能獨好意欲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
情形盡見果能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
者乎總之道宜各盡不要
相學乃永保相好之方也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潑思此言誠
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
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此言家道必學周南召南方知造端之重也蓋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而舉足成碍矣故居敬之實功在夫婦裏面做出去有周南召南之風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若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故必從事於二南正是造端第一著要緊處果於此通透則人情物理無不通透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無不可行矣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

此言御婢僕之法婢僕就役於人者當其始至本懷勉勉敬心似可久服役者然必常提掇方能更

加勤謹提掇者常常警策教誨之寬嚴得中恩威相濟庶幾不棄其本心若怠慢縱弛則喪其本懷矣故張子以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為此全在用婢僕者知所提掇耳

晦菴先生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

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則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成一禮義之家矣

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五者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為學不於此用力則為無人倫之人尚得謂之人乎哉每日所接之人皆五倫中人所為之事皆五倫中事聖人大倫之至者只是於五倫中事無一不盡其道而已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

要把此身與父母之身看做一箇則天性至情相親相愛出於自然而人性之善也可知矣

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為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

求諸己務其內乃立身揚名之實也實勝而各自揚於後世名在則身在身在則親顯矣故足恃也

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因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為學讀書原要明理應事故家務叢委便是用工實地人能於家務件件順理而行則家道正矣痛加剪除病痛即省身克己實功豈可以叢委為憂而欲脫去耶

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

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禮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恒咸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夫婦居室乃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成率性之道於是乎起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所以君子必誠必敬禮樂起於衽席實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且誠之一字發於乾之九三敬之

一字發於坤之六二誠敬乾坤之道即夫婦之道也故君子主敬存誠之功只在夫婦居室之間做起尤緊要者在慎獨此處不慎則天命有所不行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都無處覓根芽矣胡文定公與子書曰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正與知言數句互相警

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大雅抑之七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斃思此

即在夫婦居室之間做戒慎恐懼工夫也學者於此致謹果能不愧屋漏則相莊如實不但人欽而鬼神亦欽之矣且夫婦貴乎同德一心以狎玩而失之以莊敬而得之以狎玩而離之以莊敬而司之於此不欺乃真不欺於此不狎乃真不狎有志於正家者必要於此加工也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精明威望之所以日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為多

孔明樹三代以下五倫之的莫善於造端之功雖得醜女為夫婦有寡欲養心之助然觀其平日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家書而閨門衽席之間必軌於正而謹慎不愧屋漏者此其所以為人龍也夫

或言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

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闡截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父必愛其子子必愛其父親親至情發於自然故父有過則柔聲下氣漸漸細密以諫而在外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順乎天理曲盡人情也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

不慈孰使之離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舜是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第一箇樣子視繼母如生母視異母弟如同胞弟初不相容後感化之極相愛豈有不慈不友而遂避去之理乎舜之心只知為人子止於孝所以可法可傳也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父母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

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

父母愛子能盡其心者只當隆師親友教之明義理以開發其聰明又教之孝弟馴謹使其成立此順天理之事可以必得者也若必欲其祿爵名譽之如何則是人欲之私不可必得者也故為父母者須當審決焉

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兄弟設有不幸鬪狠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

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

此言兄弟至親之道宜篤恩好苦樂同受即不幸而有鬪鬻之變亦必外禦其侮愈見異形同氣之

義不比朋友雖有小忿當即消釋之也

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

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

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竊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夫婦至親至密宜和好同心以治家務故夫愛婦之能內助而婦愛夫之能刑家夫婦各盡其道而家道始成且婦人只主中饋之事故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糶孟母之言亦同此意必如此而後稱賢內助也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

妻賢則家由此而盛使妻而有不孝淫妬長舌盜竊諸惡行又有不生子者有惡疾者則不可以承宗祧而繼後世家道必至於衰故七出之條亦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以為然則七出無可疑矣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

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卻最易行

禮本簡當故好禮者謂其易行而世俗之人目恭敬為拘束病儀文為煩數在諸禮多廢而冠尤甚有志復古者當自冠禮先之庶幾昏喪以下可以次而舉矣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日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屠義英曰古三加及命字祝辭本為雅妙若冠者未能通曉反無以示勸勵期祝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為明白通俗之語且因人而別如儒生則期以遠大農商則勉以勤儉而孝友忠信之戒則通用之似於啓導為切云昏禮出門之戒亦以俗語告之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迎婦以前溫公的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卻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卻是又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伊川先生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日廟見

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丘文莊輯家禮婦節曰濬按古昏禮有六家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采納幣親迎以從簡省今擬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日然惟於書辭之間畧及其名而已其實無所曾益也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高彙旃曰按晁氏云紙錢始於殷長史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楮錢至唐王興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古人祭用玉幣後來易以錢至唐玄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之事繁

錢不繼與作紙錢易之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顏
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祀天
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焚幣於禮無
稽焚真衣亦無意義只是焚黃○朱子家廟之祭
亦云紙錢當幣帛亦未安唐人重佛謂楮錢資於
冥途殊荒唐宜用素紙代幣帛且以明潔○舊時
帝王家小祭亦用紙錢明洪武十一年六月諭禮
部祭用紙錢出於近代殊為不經命去之彼時士
夫亦不用紙錢今俗焚紙錢誣罔不經朱子楮錢
代幣帛之說獻之而已非焚也焚之於地其褻尤
甚每日天下民間所焚不知費幾許財
力於灰燼之中明理者不可不痛革也

祭祀須用宗子法

藍田呂氏曰凡祭皆宗子主之宗子謂父之嫡長
子主父之祭祖之世長孫主祖之祭曾祖之世長
孫主曾祖之祭高祖之世長孫主高祖之祭又曰
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

今議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或
曰今卿大夫皆起自庶士而世嫡長未必皆貴且
賢且與祭者皆尊行而世嫡又多卑幼此宗法所
以難行也愚謂復古君子有能慨然立世嫡為宗
子或愚而貧必教之育之歲時以主祀事未始不
可行但以尊者長者之命而相以賢者亦睦族之
一道也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
助之為宜若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
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
得禮之變又曰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
可也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
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
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家廟
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
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
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
吉也

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
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所爲皆不廢而獨廢
此一事恐亦有未安

答曾光祖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
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
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恐當以大祥
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
新主入廟似亦稍令人情也又曰耐與遷自是兩事

卒哭而祔且從溫公之說蓋是告祖父以將遷他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於寢也至三年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入他廟奉新死者之主入祖廟也

喪禮須從儀禮為正

儀禮一書詳審精密朱子脩儀禮經傳通解三十卷垂成而歿臨歿以底本囑勉齋黃氏踵而成之勉齋續補喪祭之禮甚精密復古君子凡喪禮當以文公家禮與儀禮參酌用之則盡善矣

吉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葬地擇日以安親之體魄則不可以不擇然亦不可過於拘忌若以子孫受蔭為主則必太拘忌而溺於世俗堪輿陰陽家之說因循等待葬無日矣古者葬必以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卿大夫三月而葬士庶人踰月而葬今文公家禮亦限期三月而葬則葬地擇日皆在三月之內以遵禮為主不必拘於山向年月之利不利可也

祭以西為上葬時亦當如此

汪星溪曰佑按司馬溫公云祭以西為上者神道尚右故也故家禮高曾祖禰之位以次而東近世儒者多遵家禮惟祠堂叙列位次則有不同者浦江義門鄭氏列為五位以其始基之祖為大宗居中其右第一位則高祖考第二位曾祖考第三位祖考第四位考其左四位則高曾祖考四世之祖也晚近又有為五龕者以始祖考妣居中為一龕其右高祖考妣為一龕其左曾祖考妣為一龕又

右祖考妣為一龕左考妣為一龕丘文莊俱有條
議謂列始祖於中為僭高祖鄰於祖妣為嫌故擬
列龕祠堂板以限隔若大出主祭於寢則遵家禮
以右為上之制庶幾禮俗兩得云佑祠堂位次叙
列如時制四神薦於正寢初遵西上攸行重以展
俗遺議後乃設高祖考妣位於正中考東妣西南
面設曾祖考妣位於堂東西面設祖考妣位
於堂西東面少降設考妣位於於曾祖位下西面
少退每考妣位設二椅一卓而合之卓下置茅沙
行之有年近見南北同志祭四代多與佑同者惟
違西
上制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
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
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以子為喪主未

安

會擇之間三年喪而復有暮喪者當服暮喪之服以
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輕
服不知如何曰或者之說非是

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
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祀
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日程先生此說恐
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禮記卷之六
三

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妣者媼也避嫡母止稱亡母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問祧主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啟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問改葬總鄭佗以終總之月數而除王肅以葬畢便除如何曰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鄭氏以只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

忌日祭只祭一位 是日孝子不飲酒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伊川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當如此

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
從

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令歲時
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

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
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
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
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

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祖考與子孫同是一氣故可感格天地與人亦同
是一氣豈不可以感格乎但在乎人之誠敬至不
至耳若至誠至敬可以格祖考亦可以格天地故
君子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不敢有一息之間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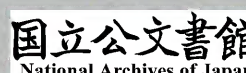
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
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
爲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
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
變怪

古來聖帝明王兢兢業業極其恭敬不敢
有些子差忒所以天清地寧百神呵護也

先生閑居未明而起淡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
 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
 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
 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
 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
 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
 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此一條摘黃勉齋所作朱子行狀中語蓋畫出聖賢模樣以示人看來只是一箇敬字星溪欲謚朱子為敬聖先師正為此也

薛敬軒先生曰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
 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
 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
 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家人卦治天
 下之本備焉 太史公言漢武帝謹死鈞弋夫人
 與凡有子之嬪御為能杜絕後來之女亂是則然
 矣亦非仁者之心也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
 之女亂非所憂也如文王之脩身齊家以及天下
 欲使萬物皆得其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人之子
 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
 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
 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
 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
 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
 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
 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
 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
 矣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



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
 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文中子曰
 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待左右當嚴而惠 便
 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
 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為所
 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錦衣
 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
 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後用無節
 甚至袒衣皆絳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
 目覩其事者可以為貪侈之戒 婦人女子之言
 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
 以為戒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
 惡
 胡敬齋先生曰夫婦人倫之首至教之端人事之
 至切近者君子之脩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
 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為家陽不能獨
 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為室 天子是天下之君

乃天下之土諸侯是一國之君乃一國之主故有
 奪宗奪嫡之禮卿大夫雖貴非君也故宗子為士
 庶子為大夫只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不敢奪
 宗奪嫡 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
 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
 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
 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
 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
 以立廟 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
 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
 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
 可也不然必為螻蟻所食
 羅整菴先生曰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婿
 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之喪不得嗣為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
 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
 之父母死婿亦如之陳澧集說謂婿祥禫之後女
 之父母使人請婿成昏婿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

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婿之父母使人請女家
 不許婿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
 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
 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
 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
 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
 推也滯之集說未為無功於禮但小小疎失時復
 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為甚喪禮之廢莫甚於
 近世更不忍言其所以異於平人者僅衰麻之在
 身爾况復有墨其衰以營營家計者
 高景逸先生曰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
 行之不可盡下學上達在此言行最不可欺家
 人故家人卦曰言有物行有恒君子存心只是
 仁禮仁禮只是愛敬法今傳後只斯二者斯二者
 即從孩提來知愛知敬莫知其所以然聖人因之
 故曰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嚴而治所因者本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天子以此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卿大

夫士庶以此得一家之歡心是以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天下和平道如此其大也故曰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先王所以治天下如運諸掌者得其本也
 世人致禍之道其事非一而其大端皆繇慢人惡
 人故心不和平災害並至卒之虧體辱親成人不
 孝君子有終身之憂則無一朝之患矣凡家之
 興必有思艱之人始基之而始基之人其筋力必
 強其志慮必堅忍其神必旺於恒人蓋天欲封殖
 其家必封殖其始基之人綿其年使之歷祖父子
 孫間周閱詳備以垂不拔之業人謂家世累善
 故發其子孫於科目不知其家世累善故不生不
 善人生不善人則科目日者乃不善人藉而毀其家
 世禍酷於不生科目也今人自孩提至成人父
 母之教師傳之誨曾有出於富貴之外者乎根心
 生色不言而喻此念已若天性而真仁義反若矯
 揉安望有起拔沉淪能自覓求吾之所謂至富至
 貴者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
 之艱難便足為賢子弟矣天地間感應事未有

神奇於孝行所感如王氏之魚孟氏之笋姜氏之
 湧泉其與造化酬酢如呼吸桴鼓然此何以故夫
 天人之始也父母人之本也反其本則反其始也
 故益曰惟德動天言孝也非孝無本不謂德也宇
 宙中天地生氣而已矣向其所生者順之悖其所
 生者逆之順其氣則氣應之故天地協應鬼神効
 靈無足怪也况於天之福善使其人壽而康其子
 孫賢而達又豈不可必乎忠孝之氣直上清虛
 如矢中的於是一族必生賢者以紀綱之勸其善戒
 者殆以是也一族必生賢者以紀綱之勸其善戒
 其不善以相保相禪而不已家之有譜所以昭往
 示來為紀綱勸戒者也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事君非必仕宦也人人有君親之倫則人
 人有君親之事所以立身也立身以示範乃所以
 紀綱勸戒也所以大其譜之用者也欲動而慮止則
 然而動皆欲也揚然而慮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
 得失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幾也訓子孫者總
 而示之曰禮義提其要曰慮慮以明諸心禮義以

守諸躬自鄉黨自好而上至為賢為聖率由之
 昔朱子嘗取六經四子中要義約為韻語命曰性
 理吟以訓其子芝老金川車公名振者受於其祖
 松坡公松坡得之五河李先生李得之雙峰饒先
 生饒得之勉齋黃先生黃則親承師授者也學者
 於是編淡味之知聖人之學其時行物生之機躍
 然言意之表而民彝物則之正秩然矩度之中矣
 教子者第一欲其養成德器次之欲其熟讀經
 書讀書則心靜心靜則氣和閒惰則心放心放則
 氣散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小兒之疾多在寒煖不
 調飲食不節今不歸咎於不調不節之故槩歸咎
 於讀書勤苦故父母益成姑息子弟益習頹惰此
 惑不破是廢學無成之兆也夫學末有不勤而成
 功師未有不嚴而教行雖其教之初行或有不宣
 於人情至於習而安之久而成功則有不能忘者
 矣凡人於習而安之久而成功則有不能忘者
 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
 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

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游
 觀止於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
 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
 而止凡為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
 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為耦也吾將
 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贅矣可樓記
 高氏家訓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
 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
 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
 智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
 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自信便是凡愚所宜猛
 省作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
 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
 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
 吾為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以孝弟為本以忠義為主以廉潔為先以誠實為
 要臨事讓入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
 餘味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便大一念之

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
 不畏也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
 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
 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
 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
 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違會終須報之彼我同
 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言語最要謹慎交游
 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
 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
 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譬若酸
 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
 格言也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
 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為是入不好再開口矣非
 是為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
 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已道理自見
 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
 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見識小人所以為
 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人家有體面崖岸

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
 往往為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
 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
 由於此世間惟財色二字最迷惑人最敗壞人
 故自妻妾而外皆為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
 人天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
 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即成粉碎視此事如
 鳩毒一入口即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
 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
 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
 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
 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語層見疊出於
 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
 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
 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
 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
 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
 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作不勝於穢濁之富

百千萬倍耶 士大天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
 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為怪者只是不
 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
 般

以上論齊家之道總在人脩身以為之本今既
 讀書窮理以致其知存養克治以勉於行則身
 無不脩矣至於齊家之道復能體察諸先生之
 言而反躬實踐則必孝於父母宜於兄弟和於
 妻子而為一家之好樣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
 家之政則必篤於睦婣任恤之行敦行剋昏喪
 祭之禮尊敬師傅以教子孫勤儉尚實以理庶
 務而家焉有不興隆者乎夫家猶身也元氣足
 則身健亦猶國也元氣足則國強故善養身者
 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者培一國之元氣善居
 家者培一家之元氣今如諸先生所言父子篤
 兄弟和內外大小咸得其理則是一家之元氣
 足矣而家焉有不興隆者乎何必更說成周一
 家和氣便是成周何必更說唐虞一家恭讓便

是唐虞只在居家者識此一點孝弟慈之心推廣之耳但古人為家惟尚禮義故能有此今人為家惟尚貨財安得有此殊不知貨財多寡有無自有分定非人之所能為也孔子曰富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人何不專務禮義而以貨財為汲汲乎讀諸先生論家道之訓言亦可以憬然醒悟矣

昔浦江義門鄭氏作家規共百六十八條以孝弟為先以克己為要最切戒者勿聽婦人言嗚呼盡齊家之旨矣故先大夫孔鳳公舉親仁月會於家塾延汪星溪先生講修身齊家一章甚言偏之為害先大夫云家庭間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當熟讀小學而力行之則寡愆尤矣星溪先生深以為然今讀誠齋先生發明家道篇極透切極詳備與小學內外二篇相為表裏學者苟奉為指南之鍼操舟之舵其家有不齊者乎敬跋此以為同志勗芳溪後學

楊章祖謹識

五子近思錄發明卷之七

新安施 璜虹玉甫纂註

吳 翟青羽甫

同里 閱正

金 彝商玉甫

出處

平巖葉氏曰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愚按出處之道孔孟尚矣進以禮退以義孔孟去就之家法也程朱立朝在野皆守孔孟家法故此錄論出處於身脩家齊之後言人既為聖賢之學致知存養克治以脩其身齊其家則出而應世為行道也非為利祿也出處乃做人立品之大節豈可不守正以自重乎周濂溪先生曰志伊尹之所

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希賢之士當如此若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何事故士之出處當知孔孟家法孔孟之出處惟以禮義為權衡禮義之所可聖人未嘗不可禮義之所不可聖人未嘗可故孔子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孟子不見諸侯至於諸侯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則又未嘗不見此得禮義之中正者也凡為士者皆當以孔孟為法而此卷所論又得明禮精義之切要者居恒玩索而有得焉則進退去就亦可以隨時變易而合乎聖人之道矣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知是不足與有為也

此程子釋蒙卦象傳之意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豈可自進以求於君必待人君有好賢之實心然後可以進而有為也故凡在下位半邊人與上位半邊人交窮半邊人與達半邊人交貧賤半邊人與富貴半邊人交非其真實輕身下之而在者皆自進以求於君之類安望其能相信而與有為乎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此程子釋需卦初九象傳之意也賢者既不自進以求於君則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此其常也孔子對哀公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行十六而自立為首則其需時也安靜自守而後可以言自立可以言用常若不進而志亦動則

不能安其常矣
烏能自立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此程子釋比卦之象辭也比親輔也人相親輔必有其道羣然相比而無以爲主苟且相比而不可久邪媚相比而不由正皆非其道也安得无咎故上之比下下之從上皆要再審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无咎爾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此程子釋履卦初九之爻辭也何謂素履蓋發軔之初方與物接富貴之念未興窮居之初心未變故寧其生平非仁無爲非禮無行之素履如是而往是能安於貧賤者也既非貪躁而動則無驕溢之志真所謂達不離道富貴不能淫之大丈夫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何咎之有但患不能安履

其素則有咎耳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此程子釋否卦六二之爻象也葉平巖曰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者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此戒人從正當專一也人之所隨邪正不兩立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初陽在下小子象五陽在上丈夫象初陽在下而近五陽在上為二之正應而遠六二陰柔則見理不明持守不回又陰性躁急不能自守苟且惟近者是比其勢不得不遺五矣故人之所隨不能兼與人何不一於從正而牽係於附近之邪乎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君子與世俗之情每每相反君子不以富貴在外之物為榮而以守節處義為榮故取舍審於義利出處能見幾而作以此自賁於下寧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合道之徒步也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

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

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有知止

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

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

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

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此言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然皆不臣事王侯惟高尚吾身之事尊德樂義以隱居獨善而已但蠱之上九有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外象所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用舍惟時進退以道非潔身亂倫之徒故其志可法則也

遇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

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為遯二陰初長固所

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遯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

也正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

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

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

於漢晉是也

此言君子知微能遜以避小人之禍也又言聖人之意未便遽已者蓋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不能一日忘也故斯已而不遽已知其不可為而欲為以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強此之衰扶君

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但聖人見幾而作不輕其去就耳王允謝安雖非聖人之徒然值漢晉之亂時而猶欲維挽之亦畧得聖人之意者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此釋明夷卦初爻之義也離下坤上為明夷離明坤地明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象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膳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穆生去正合此爻之義故孟子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遠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

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此釋晉卦初六爻象之義以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初六以陰居下應不中正以陰則才不足以進居下則地不足以進應不中正則上又有擠排之者故欲進見摧若能守正尊德樂義盡其在我自

足見信於上得遂其進而吉設或雖守正而不為
上所信亦當處以寬裕而尊德樂義者自若焉无
急於求上之信則進退不失其正而无咎此君子
處進退之道也聖人又恐人不達寬裕之義故曰
裕无咎者未受命也此聖人垂教之深意恐居位
者怠慢不恭而失其職故為此言若知幾君子可
久可速不失其時
則無庸過慮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
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此言合以正道而後能久處也順理而安行知幾
而固守則必以正而合矣以正而合安有終睽之
乎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

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寒禍
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
難隕獲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此程子釋困卦大象之辭以明君子處困之道也
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以君子生平所志在於
行義當困之時吾志不得遂而命之當然又不可
免則當推致其命以遂其行義之志致命未必便
死只是已拚一死以伸吾志而險難禍患有所不
懼是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敢愛命寧可殺身以
成仁舍生
而取義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
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此程子釋困卦九四傳也處困之時只是各安其正不可擇勢而從苟能堅苦以安其正則勢終不足以及勝理終得相遇而有與也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

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渫不停汚也

此程子釋井卦九三傳也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渫治而可食矣如人有才智當見用於世也乃不幸而未離乎下未為時用如井泉雖潔而不為人之食九三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以不得行為憂惻與聖賢視用舍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大不同矣朱子本義則以行惻指行路之人言若九三白惻則鄙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

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

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

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

時為有咎也

此程子釋革卦九二爻辭傳也凡希賢之士欲出而有為必須量度才德時勢與所居之位然後可進而為也若無其德不可為也其德而無其才不可為也其才德而無其位不可為也其位不可為也其才德與位而無其勢不可為也今革之六二居中得正無偏蔽之病有其德矣文明則盡事理體順則無違悖有其才矣居中應上有其位矣應上則得

通見金名曰... 權勢有其勢矣又遇變革之時此處革之至善者也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曰巳日乃革之謹之至也如是出則有爲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若當此時而不進以行其道豈非失時之人其咎將安歸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葉平巖曰抱負才業急於有爲每不暇謹擇所向則反爲才業累矣如荀彧之類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此程子釋艮卦六二傳也葉平巖曰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爲已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

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許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此程子釋艮卦象辭與上九爻辭傳也艮爲山兩山並立有各止其所之象天下萬事各有其所位者所處之分止之所也凡人至於出位者由不能思也思不出其位則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苟

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
得所止者也况踰分非據更為出位安能得所止
乎且人之止易於暫始而難於久終惟艮之上九
有陽剛之德故能止於久終是能知此理為吾所
當止動靜各止其所愈久不變物莫能奪
有敦厚於艮之義止道之至善也故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
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
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此程子教人相信之道也虞度也相信之道貴審
之於初當中孚之初未有他志能度其可信而信
之則足為吾之倚仗而吉若復有他志焉則於其
可信者不信於其不可信者信之則失其所度之
正非惟彼之心不樂乎我而所
信之人亦不足為吾之倚仗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
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
不必言命

此言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不足道也蓋命所以
安中人義所以責賢者故賢者惟知義之是非可
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去就取舍決於義而已
命在其中不必言也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
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
日以命處義若賢者惟義之與比命何足道哉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
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

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葉平巖曰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

先上聲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

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常規規於貨

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

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

此言人之應舉不可有利心也堯舜之道純乎天理而無一毫計度之私茲以蔡人少習禮記而欲歸鄉應舉以圖決科之利是不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私故伊川以為此心不可入於堯舜之道而等於子貢貨殖不受命然則世之蚩緣鑽刺冒籍改經以圖決科之利者亦可以堦然傲悟矣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

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

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開口道者

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

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

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此條反覆推明心有實見然後不肯安於所不安也實見得義理透徹則只就義理而安之必不爲富貴利害所移今人於進退去就之際游移不決總是見理不明察義不精若實見得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尚且毅然爲之而况進退去就之際乎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此也亦當爲便是命

在其中也

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葉平巖曰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卽是人欲之私有所爲而爲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卽是天理之公無所爲而爲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

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事理得宜處之而安乃爲義之和卽所以爲利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若只尋自家穩便處則不知利物矣此自私自利之心也安能和義乎如釋氏之學自私自利之尤者也念經便欲求福貪生便欲死時帶得去惡物欲亂心便絕滅人倫故利心多者必至害義也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

至如此也

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

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

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此言請俸求封與陳乞恩例之非也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顯榮其親亦人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與常人異故難為言也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卻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都變了乃為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

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
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富貴則得志
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此言賢良自求舉之非也西漢公孫弘姦詐人也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又固推弘此強起之乃就對之說也後世賢良自求舉其志在富貴耳謹望廷對直言天下事耶所以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也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

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旣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此言望及第而習舉業卽是脩人事也然舉業可以及第亦要有本領工夫一在多讀書一在身體力行其徒讀時文就算得修人事也若只在時文裏做工夫求必得之道則惑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

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此言志能勝氣則得失置之度外安於義命不爲貧累也顏子家貧親老在陋巷中與聖人對酌四代禮樂何常求祿仕耶且生而貧命也生而貧必要求祿仕以養親不知命者矣故君子安於義理則命不足道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此言舉業奪志之患大也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了那邊自輕馮少墟曰人未有不艷慕舉人

進士之名者不知當顧名思義要知人與士其品在我舉與進其權在人故人只要着實立志做人做士到仰不媿俯不作地位則縱不得舉何媿於人縱不得進何負於士如此立志則雖終日做舉業亦不能奪也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

此言世家子弟不務實學者也進士詩賦之學
工詩律有四聲八病之說既有蔭襲世祿則當循
理以勤職事何必下此布衣工聲病以求售於有
司乎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不知求仕非義
而反羞循理為無能此
名利之心勝於義理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葉平巖曰人之歆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
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
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
利欲也乃能

此言真知義理之可樂然後能安於貧賤也朱子
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

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
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也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
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
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此言識得義之可貴則不畏人非笑也畏人非笑
不養車馬食麤衣惡此是俗心腸低見識耳若知
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
顧豈以居貧賤而畏人非笑哉

晦菴先生曰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其身之事而已
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

朱子嘗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
所為非人力之可及此條則言所處之得失關

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然則士大夫一身關繫最重轉移風俗挽回時運全在出處辭受之際必須量度禮義而審處之方合乎聖賢之道也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此言難進而易退也禮以揖讓為本故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義以果決為主故一語不合則當退矣

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聖人出處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執着又一毫不肯假借至誠懇切處在此灑然無累處亦在此

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以狂狷尚可為若

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

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此言人寧為狂狷斷不可為鄉愿也狂狷皆流俗污世所不滿之人而鄉愿則同流合污闖然媚世惟恐得罪一人故說這人不識時之類即是狂狷之徒便有些好處若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即是鄉愿一流人便無可觀矣末世入仕途者非闖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故宦途中之賊德者鄉愿居其半焉

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見

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
不累人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
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此言科舉不累人只是人無志耳聖賢之學與科
舉之學原不相妨就舉業體貼到自已身心上便
可以爲聖賢但做舉業者講書作文談忠孝說仁
義豈不句句是道理只當閒話說過不知自反故
無益耳若以爲己之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
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爲己之學原不相妨不
累人只是人無必
爲聖賢之志耳

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何

所不至

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此言以身事君則見危授命便不得貪生怕死矣
明哲保身者危邦不入可也仕則無可去之義故
量而後入者
惟君子能之

近臣以謇諤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

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
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成就
一箇私意更有甚好處

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

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滅

見得天理本原則出而應天下之事只是順理而行自不必計較利害之私矣

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有爲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亦無可望於後矣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

認得一箇是與不是明明白白則不容有一毫含糊回五不容有一毫游移假借是則行不是則止

不合而去則去不可苟就事有不當耐者則不可耐直道而行有窒礙決不可取道以隨俗只行吾之是處而已久之天理純熟則事事是處處是矣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

近思錄卷之七
三
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
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
學力

問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
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
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便宜必至於孔
光之徒而後已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

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
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

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
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變其操未說公
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親戚雖前者旣爲
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畧無所
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
淬礪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議習爲軟
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

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耳

先生當孝宗初年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提點江西刑獄促奏事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吾君乎先生在孝宗朝凡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涕下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

右採勉齋黃氏所撰朱子行狀中語朱子之出處善學孔子者也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去就惟義之從雖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然其忠誠懇惻卽在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真

有萬物一體之懷未嘗一日不與民同患也但不肯取道以求售耳蓋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

宛然尼山家法即宋之孔子也

薛敬軒先生曰進將有為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修德行義之當安於義命不安於義命者妄也

外當一聽於天君子思不出其位分定故也

易言貞吉守正末有不吉者素履最吉以其不為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時則儉德辟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安在而非事安往而非道人臣當即所遇以為其事則道無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能以道自處矣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子房庶幾焉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鳴鴉得腐鼠而嚇鷄鸞也

南宋之君大抵

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羣奸得志終至伊國豈非後世之鑑乎

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晚年所感者深矣

元劉靖修不屑就其意微矣

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主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伊川晦菴為講官時始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

二子即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天高去而不留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

君子猶天也小人猶山也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逃故取此象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

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天

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益成括小有才而不
 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
 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
 妄為以取禍也。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
 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魯齋召之未嘗不
 在在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消息盈虛造
 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
 逆之而凶。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
 可追。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易况取舍之間
 乎。雖富累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
 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
 動其中俯仰無愧習次洒然樂可知矣。人自得
 者深則不慕乎外矣。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
 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
 攀援附和者必小人。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道之行否關乎氣運之盛衰孔孟皆歸之大而
 不尤人理當如此。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

如。初不少動其心。朱子曰為科舉之文者亦
 能言廉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
 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虛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
 實也。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道以
 其充積者發而為義理之文以應科目他日行其
 學於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不至如朱子之所謂
 利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
 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聖人不怨天不尤人
 心地多少洒落自在常人纒與人不合即尤人纒
 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憤勞擾無一時之寧泰
 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敬軒在內閣時見曹石
 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致仕
 石亨素敬先生欲為請勅主鄉里教事資以為養
 懸屋梁及卒發視乃敕也。令設教以為已苟若不
 辭官為愈乎即日就道至直姑饑不能舉火神色
 自若曰我道固亨也。胡敬齋先生曰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

道見金孫曰 卷之七
偶然 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
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
而不求富貴身外之外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
重之等也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
所遇富貴貧賤不足道 古人以禮義立身以財
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只以營
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
不可苟 今人為利而仕便不正當了縱有小
功業亦不濟事凡處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計較利
才不勝不可若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聖
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
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
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為處則汲汲為之不
倦不當為處則截然不為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士君子只當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自
求進求進則先失其道矣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
不能 學至於誠身便自有獲乎上之理只在所遇

如何 內有所得不藉於外故富貴貧賤皆不足
以動其心以為君子不欲富貴則逆人情只是以
義為主 古之君子世無道則隱一則道不可行
二則亦所以免禍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
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
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
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只正己而已人之從違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
從違用舍為累則失其所守必矣 非義而富貴
不若守道而貧賤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
以有為上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
之於太公次者如桓公之於管仲燕昭之於樂毅
高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
之深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為消長此治亂
所由分君子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
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為黨終必
敗也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
其終 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非大過人者不能也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溫公為相金人不敢擾邊
賢人之勢重如此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為難士
以不自失為貴才在已便不能正人今人自
置身於卑污苟賤之中却要丟去外面求貴天下
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
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
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聖人有憂世之心
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
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今人不
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且立張思叔
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
所感遂肯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富
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在死生重於貧富彼
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
所感動奮發也利者人之所欲也不可專專則
有害義者人心之同然也自不肯專聖賢以義為
利也又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利莫大於義害莫甚
於利難不貴苟免功不貴幸成先生隱居樂

道不求榮進鶉衣簞食有自得之趣
羅整菴先生曰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
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
障以間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為其事必有
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為
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至
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
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亟談道德以為觀聽之美
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人物之生本同
一氣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皆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已者非人為之使然
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吾義即所以盡吾仁
彼溺於富貴而忘返者固無足論偏守一節以為
高者亦未足與言仁義之道也不仕固無義然
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存焉先儒之論可
謂明且盡矣矧求之聖門具有成法為其學者或
乃忽焉而不顧將別有所見耶整菴先生每訓
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破仲子謁選

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
 惟安義命便是 先生辭冢宰之命不赴人謂有
 鳳凰翔於千仞氣象
 高景逸先生曰古人奉天命以周旋不敢褻而棄
 之者如士人得一第天卽以君民命之矣仕宦而
 不於兩者起念非天所命也世間弊敗皆由此念
 不真 人心之欲無窮而富貴之溺人為甚故士
 無富貴之志而後天下之事無不可為 道之行
 也樂而憂何者兼善難也道之廢也憂而樂何者
 獨善易也 世論異同總兩忘可也觀理之是非
 可也遜世者守上一語用世者守下一語可也
 聖門高弟如由求之徒皆欲以所長用於世至在
 點不然春風沂水之趣飄然於事物之表夫子有
 慨於中吾與之嘆其致思遠矣夫夫子嘗使開也
 仕至其平日所稱許則無以加於顏曾閔是三子
 者視諸侯大夫之門若將挽焉然而聖人不問一
 言以挽其獨往之志豈其視三子在漆雕氏之後
 乎其後由之纓求之歛為瑕於千古而三子者不

以其闕經世之用為虧於聖人之學然則自聖人
 而下天之厚三子至矣夫龍逢比干勵皎皎之忠
 子胥屈原鬱憤憤之志其流至於東漢諸賢欲以
 市井草莽之議成一代之事實究也身與國俱無
 裨焉於是馮道胡廣之流裁冠大紳高位厚祿藉
 口於委蛇用世之說掃節義而盡滅之故隱淪之
 士寧蹈東海一丘一壑誦詩讀書猶得以追遊先
 王之餘化以盡其天年而其法言法行不失為後
 世之師範夫自聖人而下自非大賢之才而汲汲
 於經世之功名者皆代大匠斲也嗟乎自官之足
 以奪人志敗人守也久矣故君子以處為常而遇
 合無心焉夫其處也無可以為處則顏曾閔子之
 不為荷蕢丈人也者幾希 某縱觀于古如傳記
 所稱隱逸諸賢尚矣卽陶靖節非矚然不滓之人
 豪乎然推見至隱寂莫無聊之意猶不能不自遣
 於篇什之間夫其有所遣之者未盡有以化之也
 謹退之亦譏醉鄉之徒尚藉麴蘖之托謂猶未能
 平其心以為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

金石斯何所事托而逃焉是其言至矣然宰相之
書竊恐醉鄉諸公不免所然掩口以此知窮達之
際賢者猶難之夫以由光義至高聖人不迫也至
荷蕢丈人之流聖人又若汲汲乎欲挽其趨而易
之彼其人豈非塗泥軒冕塵芥金玉者與胡以弗
取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是故有
天下而不與者乃可以托天下豈與夫不屑富貴
之為高已哉 孫拱陽有言自來無五年不明之
邪正無十年不定之是非雖久速隨世道升降不
可若是其幾而要之千古無不明不定之是非邪
正也 薛以身之言曰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
結裹自家閉闔簡樸祗賢落魄爾曰脚跟站定眼
界放開靜躁濃淡問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
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不窺性靈任是
皎皎不污終歸一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
而夢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
說誣之也又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
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

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視身以廉處眾以
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
冥冥內省滋疚勿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
所稟受精神有餘窮位極趣智識寡味秉拙省咎
殊途同歸勞逸難壯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
用倘伴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
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
人能外形骸以理自勝無處不可自得 天啟中
與友人書云世事雖甚亂吾輩正可乘此絕無滋
味之時作絕有滋味之事何者身無世道之責矣
可謝一切紛擾之累矣蕭然一身取資何幾兩間
甚靡可以自容千古甚長何以不媿滋味寧有窮
乎 又與友人書云世界如棋局人才如黑白子
勝負不常在吾輩則以不常者為常故勝不為喜
負不為戚客散棋收勝負安在哉常者在此不在
彼也與其得罪千古無寧取譏一時困窮之中洗
心滌慮為大歸之計而已 丈夫坎壈在一時精
神在千古今人謂身後名此何足道直是一點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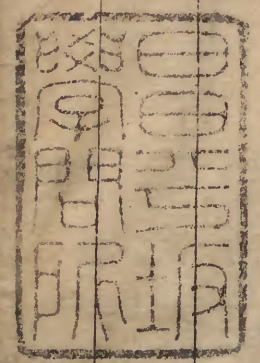
光可對天地即與天地俱無盡也吾輩保此無價
之珍而已山中入百念俱灰所不能灰者世道
人心四字得同志凜然維之而已先生謂用行
日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靜修若要在
世路上走必須一雙好眼睛雖殺身也要成得一
箇仁纔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余觀三國
時人才最多而成名者却少惟孔明高臥隆中直
待先主三顧方出是何等識見其他曹操之下有
荀彧等袁紹之下有田豐等孫權之下有周瑜陸
遜等彼雖云盡忠各為其主不過成就了賊做耳
人生真險矣哉無他其要在不知春秋之大義耳
由是觀之春秋綱目二書學者決不可不讀
以上總論出處之道可謂詳且備矣其大旨以
士君子懷抱道德為重不以官爵軒冕為榮以
行義經世為謨不以營利肥家為務故伊川先
生首以安靜自守需時而動勉人不可自進以
求於君若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蓋人相親
比必有其道寧可安履其素守其正節不雜亂

於小人之攀即不事王侯志可則者不過進退
合道而已惟大聖人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若
學聖人者須在止與速一邊得力然後敢言無
可無不可不然學未到磨不磷涅不淄處而輕
談磨涅鮮不磷且淄矣夫人幼而學壯而行行
之者行其義也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
用行舍藏無往非學視用舍為寒暑風雨之序
視行藏為出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仕為可
以隱為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
哉但乞墦之富貴恬不知恥為可怪耳即以文
詞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
不足貴也已學者須是有一介不苟的節操纔
得有壁立萬仞的氣象不徒以義命自安視富
貴如浮雲人不知而不愠避世不見知而不悔
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如此輩人出則有為
處則有守方不愧為學聖賢之學也至於科舉
之習賢者不能免但既業舉便須入場亦人事
宜耳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故君子

窮達一聽於天得失置之度外然非實見得義
理之樂勝於利欲者不能朱子說科舉做了狀
元可惜輸了這邊工夫其見卓矣熊潭川說做
官奪人志亦是就輓近而論若在三代以上惟
有得志行道而已何奪之與有旨哉言乎
或問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夫任以
行道隱以明道今不得志而曰行道何也且曰
行便說不得獨曰獨便說不得行馮少墟曰行
道謂在山林中獨力擔當與人講學是亦行其
道也不專在仕途纔行得道又曰行其道是講
學獨不是離過人獨做只是不靠君相之命不
靠師友之倡率各人獨自要做故曰獨耳又曰
孔子講學於春秋孟子講學於戰國當時還有
非之者依靠得誰故曰獨行其道請看風急天
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由是觀之聖賢之道出
處事雖不同其心一而已矣

出處大節也處有爲處出有爲出孔子言用行

舍藏孟子言幼學壯行必處則有守出則有爲
然後爲儒者求志達道內聖外王之學家頭也
嘗嘆今世學者最好止做得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兩句工夫至問求志不知志簡甚達
道不知達簡甚用行行簡甚麼舍藏藏簡甚麼
天下無真儒所以無善治某卷討究出處體用
詳備七政聚箕斗是書出真儒之蒿矢也乙酉
年閏四月十九日汪三省又識



寬政庚申

